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序

送東谷子序

西安太守廣川趙侯以書抵予曰東谷內遷戶部員外郎久淹之餘知已如吾子良足嘉悅茲有餞贈之文以勞於執事是惟吾子之不讓也夫東谷子自入關予即與交今凡十年矣所以劘切於予而益其所不能者方之古人蓋有回跳之義焉然東谷子操嚴而中坦志遠而外直賢者慕其義不肖者忌其才故入官十五年僅有是焉此非其慮之弗長而際之不

融也其忌者害之也東谷子檢身治民裁費節用尚
本崇實盩厔與涇州之民莫不懐也篤履慎官鶉衣
蔬食先人之所遺平生之所志何不臧也今
天子以仁孝治天下安知東谷子不由是以大行其
志於時邪夫士固有詘於始而申於終者矣東谷子
之名義士大夫庶民小子人人能言之雖有惡已者
不能加也據是以往凡所以報稱於時流惠於民者
可以沛然無盩矣東谷子往哉君子之志以自強不
息有息則餒非君子之所貴也昔者與東谷語每夜
分莫能去者固非如世俗彈棊博塞流連尊俎也凡

以採天地之化昭豪俊之業焉耳天下之事未有中
無所主而能至者況以或存或亡之心參之故治日
常少亂日常多者士大夫之過也廣川以英偉卓犖
之器當紛糾劇冗之地其所以應之而有餘處之而
皆當者固其中之有主如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
我師焉彼猶待於其所已行而損益其過與不及借
以自勵雖之天下可也東谷子其往哉尚默繹於予
言而終廣川之誼是則廣川與諸公所以贈於東谷
者咸有光矣東谷往哉

壽劉母太夫人董氏七十詩序

夫享卓綽之榮者有穹厚之德備綏和之慶者本涵灝之量故姜姒興周百祥是殫孟陶啓俊列史具褒往驂今軌可畧而言也況乎歷否茹辛承奕世之胄幹中衰之德哉昔者予以官職在治

朝凡天下之名士大夫莫不願與之交也然事勢推移苦節恒鮮沐訓未渥亮往每盭未嘗不嘆豪俊之難偕英雄之希覩也時麻城劉子以鄉舉在胄監間迺過予談古今之異宜昭天地之宏化予所恒覿寔未有其人也於是定伐木之義申王貢之好未幾劉子第進士駸有大用於時洎予西歸則劉子以監察

御史巡按關內聲稱所至不愧故談煩撋所加允弼邦訓既而孽竪起讒哲人被執關內之民呼天悲號響震九嵕踞轍泣留立斃兩髦使者驚怛而改色穹旻慘淡而減輝劉子顧自視益恭當危不惴有巨源之雍容無公幹之急遽於是繹思前典追惟舊懽乃知劉子之操本於慈訓丈夫之志率自母成如此今年夏劉子又以按察副使提學於此仁孝之志上通乎

帝衷儀刑之錫益滋於故部今年九月六日值母太夫人董氏壽及古稀關中縉紳若張君時濟許君伯

誠胡君承之皆劉子巡按時所舉士也感歐蘇之遇
申陳曾之報於是各陳詩賦遥以致壽於太夫人而
以寻序諸其首夫洪範諸福要終於壽考内則五教
肇功於姆儀太夫人以窈窕之德相先大夫繇名進
士起家雖經綸之志但畢於豐城而循良之傳已先
於班史況乎尋柯之杞有以踰茸棠之感超端揆之
譽哉今劉子上承先人之緒下啓祚胤之賢秋毫皆
太夫人之教也是太夫人所以光前裕後者誠可以
嗣姜姒之懿德邁孟陶之嚴教矣今日之壽非天之
所以報有德章有賢乎諸君之詩休矣備陳嘉祥具
闡顧寻何足以加之於是但取劉子之所已行以見
太夫人所以享榮而備慶者效如是長而理如是著
也若曰福與祉觀厥履恭與傲親所教云諸君子曰
是可以為太夫人千歲壽矣於是書以歸之

存笥集序

存笥集者凌谿朱子升之所作也清新俊逸有國風
之才焉然凌谿子循循若無而士大夫者乃人人頭
見矣即凌谿子何可靳而不傳耶夫言之及於遠者
必非尊官高年也詩又言之精者苟有諷詠興起之
益雖鄉黨閭巷可也況思涤義熟該備情理如凌谿

子之撰哉縣令劉侯者濮人也悅而刻之將以廣及同志予嘉其能昌君子之言也於是紀諸其後

浚川文集序

浚川子之按關中也以所為浚川稿九卷示予予得而讀之有賦四首樂府二十四首古詩五言二十六首七言十首律詩五言三十六首七言四十九首絕句五言二十二首六言二首七言十一首雜文三首奏議五首嘆曰浚川子之文之盛如此乎哉夫言者心之聲文者言之章者也士自始學以及於其老莫不唯道焉是致道不可以無著也莫不唯文焉是業君子所以布其心志於天下後世者文而已也然天下後世讀其書則有以考其德考其德則有以識其人是文之所以為文者以學而不以誇以所能至而不以其所徒聞故周公孔孟之文當時誦之後世仰之其體如是也故以其可守而善可久而敝也故謂之經經者常也盡人倫之常者也故濁世莫能蝕盛世莫能加巧者毋貴知者毋變也浚川子曩與予遊翰林窮古聖人之蹟黜百家之謬當時所同遊者莫不以君為能然詣理極變發精殫微博而能簡麗而能則若浚川子蓋今所獨步操觚之士靡得並焉夫

文有三等聖人所不易而學者所未諳也上焉者惠猷啓績若唐虞咨俞之美焉中焉者弘道廣訓若孔孟刪序之微焉下焉者序理達變若雅頌諷托之妙焉三者不具雖文何觀其故在所以養之者厚而毋淆純而毋駁而已浚川子之所養可以無媿於斯二者則其文之所至三者何歉焉予悲今之為文者殊昧此道故讀其文而附之以此此可以告後學矣正德壬申冬十月十又二日序

送桑華州序

桑使君知華州之二年當夫述職之期冬十有一月吉日使君將起行北上覲天子道理政績述民疾苦山東大參東谷張子適嚴省居華以使君優禮士大夫愛民慎政有古循良之所不逮且重與使君別於是以予言贈使君予與東谷往來遊華所見辱於使君者今且亦二年矣其得於聞見之際者誠已弗尠矣方欲述撰其美使天下為郡邑者具識其賢乃東谷以是屬予哉夫

祖宗以天下之不可以一人治也於是廣建置別樞轄嚴郡邑之制先守令之軌百五十年化行俗美百姓富庶修禮篤愛可以比隆三代然弛張互其機否

泰遞其運故長治久安之後或沴泐參淫巧作奢窮
侈極鴻化忽盭故必有以振作興起奮其惰滌其汚
闊其隘抑其文歸諸理使故者復長者引如是而已
天下之為郡邑者顧不能皆然於是乎有疾苦之民
澶洄之俗
上雖極意求治功日遠效益難此安可謂法制疎畧
闊大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册其人存則其政
舉亦求諸其人而已關中郡縣甲於天下民之瘠損
天下亦無以方焉而華州又當東面之衝使者冠蓋
相望民匍匐輸輓迎候如歷緯軸加以冗徵襍斂晨
夕更迭民疲而癉吏瞶而木知名之士無以昭布其
豪傑之業恢擴其博大之用況庸流中才哉桑使君
下車以來繩吏有法用民有典集事有章稽惰有等
故吏畏而民悅人親而行通力無恒勞財無恒出使
者不怒居者不搖歷其境知其功見其俗識其政於
乎使天下守郡者皆如桑使君可以副
天子德意矣請以是為桑使君贈何如東谷君曰斯
惟桑使君所獨詣也是其可以贈吾桑使君矣正德
十有四年冬十月之望序

贈石門相國巡邊北還序

聖天子方有事於
顯陵因省方望祭率行古昔巡狩之典乃起相國石
門先生巡視九邊賞功課武倡勇敷恩由幽薊而西
至於其肅節麾所至邊圉之臣介冑之士莫不欣相
顧以為生逢盛世身丁溢恩已無紀極乃又疊屢
聖懷重勞師相錫以侈福隆以鄉典小大稽首萬口
一聲至奮厥志矢塗肝腦敵嘅靖邊以用報罔極巡
按監察御史恒齋顧君堅麓村沈君越參議北岡范
君箕以先生久勞於外茲將北還謂渠奉
命於此實覩其事將伸燕賀莫罄揄揚欲走代為之
言且走昔在史館與先生從事史職厚知殊厚頃以
罪廢力耕滸西又承不棄芻蕘寄聲存問前聞先生
之來以為自天而下不知三十二年之別復能瞻頌
光範兼叙故昔否也而三君子乃以是命走感荷之
餘安敢以疎曠寡聞自辭哉
聖天子臨事御政無不曲盡厥猷以建皇極況事
天孝
祖致遠慎終又其事之大者而兢兢業業必戒必敬
三王而下誰可與方也以先生之德之學左右夾輔
將二稷契而兩唐虞矣天下之民何幸逢辰蒙福如

此走等雖在林下賦役之外陶陶遂遂無適而不自得非

君相之所賜弍先生北還凡生民之疾苦疆圉之凋弊必且知之深而見之荏也前席之對九邊之兵其將從此有生氣乎方夏昃平之望誠視諸此而已

上所以以此命先生者誠亦以副民若此之望爾夫然後

廟謨神筭豈尋常之所能窺也於乎盛哉走敢以是復於諸君子諸君子將曰此正先生之所以稱

上意也盍取以贈先生

送遂庵先生序

於戲某所以為某皆先生之為之也某惰不知學先生勉之使有所造既稍知嚮方為鄉試久深發其所秘率之急進於理先生被

詔來京師聞之私心固甚幸而又乃去耶先生厚食天子之俸勤勞宣力以共其事有先生之道而得大行其志正吾人共仰其然者某乃以去為難焉豈謂之有見也某之駑鈍謬以章句為時所取以文字為執事規矩繩墨皆不得遂君子之意肆筆謬說為世大笑凡厚某之身而為之成者孰有如先生也今乃

以去耶今天下多事使先生得位以奉承
上意日與新之則所就奚小焉而已也盖天下之事
其久弊而不可救者皆隱而無端才力之士止可及
其目前淺易之迹故是行必先生焉先生之道隨用
而可是政有所在而弊於其小以試其大將有不大
行於天下者邪某之所不得自遂則固有然者矣然
先生之教斬斬在耳不繹其所未以求致其是雖先
生日臨於上將亦無以為也今乃遠別於先生者子
於父母之懷也其少違必瞠然而啼彼豈不知近之
即至哉其仰乎父母者專也其又惡能自已於情之
欲少違者而不猶有是言也癸亥秋七月六日門
人某序

送兩河子北上序

兩河子以名御史巡行關隴歲律周矣得代北上敬
復
天子之明命道過武功值予方病謝客乃就訪予游
西山房論說古昔談誦道藝亹亹不倦殆及二鼓執
予手而別曰羈於王役旋將去此不堪柰何夫子其
無意於我乎願有以予我俾常如見吾子焉夫予關
內之末士也名不孚於其實誠不信乎其友百行俱

忝多口是憎兩河子不以為辱已而亟相親慕固所謂遺其大而録其小也予何以致意於兩河子哉夫自反而縮往而不惴者烈士之操也率履而行顛沛不渝者君子之節也是以窮達咸暢夷險不姦聖人取焉兩河子與予邂逅於己丑之春覩其人温然裕栗然粹茫然無識其際就而語之休焉若無怛焉夷砥焉平及西隴人士傳頌之所歸則其救焚拯溺汲汲焉皇皇焉不能自已之實洋溢乎齊民之口矣使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者居之將有方信而忽疑欲為而輙阻者恐懼憂患惴其心得失利害渝其志是以天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斯民不得被其堯舜之澤過在不能求諸其心而已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信聖人復起無以易斯言也兩河往哉

上方思以堯舜之道治天下天下方以堯舜之澤望其與被於已窮之所養達之所施也光明俊偉有孚無盭又委曲以求之恪恭以執之剛毅以行之勿惴厥中勿渝厥節即天下之大反手耳奚往而不得哉兩河今而後予政以望子矣惟子往哉念哉

渭橋餞別詩序

監察御史雪堂楊子巡按陝西者三年矣陝西士大夫重楊子之行咸為歌詩以贈命曰渭橋餞別詩而以予為序予讀其詩盖三嘆焉於乎若楊子者可謂靖恭其位無忝所學者矣諸君之詩豈徒然循例贈述若他人然哉

明興百六十年良法美意布在方策士大夫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顧於其行事或不能若其指意非法之過所以用之者過也君子於逸居遇水旱盜賊之警未嘗不撫心興懷焉何也君臣之義重而天理之心難掩也況食其官而任其事者則斯必寃竟乎職分而殫心乎有事者若之何可以已耶自丁卯以來天下多事於今股肱心膂之臣奔走經營先後相望其厲階所造昭然目前而猶或勤之於遠故事僨變生至於若彼顧其寃豈可獨歸之武夫倖位哉楊子居關中凡三遇予而所言所憂皆拳拳於是是其意非近小微細也其審於理亂之故而達於君子之道者乎若夫清戎之政崇本實黜文法姦吏狡民無所肆行志意逃者自歸誣者自息此雖美大卓越皆楊子餘事耳子行矣尚以今日之事與方輿之所患者縷陳於

上此則士夫夫所以餞而望之之意將俱與有光者也因書以為渭橋別意詩序

贈車御史序

國家制為考績之典以待天下吏監察御史官止七品體統居布政按察使之上其府與州與縣又聽布政按察使之指揮益不得與御史抗其有過也御史但以尺檄下皆頸鑕以見莫敢正目故自布政按察使以下凡御史以執事行皆得而約束能者以旌不自者以黜

朝廷為之倚焉而御史亦有考績之典者若曰外之所為既皆惟彼是責凡內之

朝廷百職而或未必皆才皆稱任使皆廉恥不貪惟御史居與之正其政事得失人莫敢議者亦惟御史正之御史之職脩則是數者各得其正而天下治鬼神享

天子無為而受天下之賀不修則事不得其序人不獲其生天下不得而治鬼神不得而享

天子之意不得而稱故考績者於御史加嚴焉太原車君為御史幾年劾奸芟惡如決癰潰聞一君子之守雖墜且廢也必極力伸之使得行其志一小人之

無忌雖勢不可攖亦必深論而不以為諱故朝廷之上凜然皆知車君云云車君云云御史楊宗文謂君考功吏部有轂欲予以言贈君故以御史之職與君已行者誦之若曰吾無患乎終身之不為君也

送西麓大夫序

西麓大夫既有男子其同官楊大夫名父首為近體詩為大夫賀與大夫同朝者又皆和楊大夫之詩以賀大夫大夫以予為鄉人交又甚厚也盡持其詩予予曰子盍為我序之使吾子苟長大能讀書省事吾

苟欲其為善人將出是詩以示而歆動焉彼必將遍謂其詩其人也吾從而語曰此詩為此人此人為此詩吾子必曰此皆所謂大人世所謂若神明之不可見而親也何吾之物生皆吾喜焉是吾之生異乎人之子之生也必重自激勵以自盡力於所為曰吾使不愧是言也吾子感吾之言必重自激勵以盡力於所為則子之予我者不亦大耶夫教之不施於父子之際也蓋謂狎而不可加爾故孟子曰父子不責善父子責善不祥莫大焉其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必正也則夷也可以使父子之際而相為夷乎大夫

之所以教乎其子者固有出乎古人思慮之外者矣子其由是而成乎雖有抱奇之士使雜於稠人之中無所相聞焉則志消氣耗不與屠販等者幾希有一人者能自振奮以出乎物則已必謦然自訟而悟矣況得於累世積善之餘者哉夫固必能以自變也而又況如此為之啓之則其奮然往者寧肯一善一藝止耶大夫之子吾今知免矣夫詩通記君千首首名父大夫其後皆和者與各自為者云

送劉克柔序

以秋七月同學士王公謁

陵宿昌平劉諫議祠王公視祠謂予祠舊無此有此自劉民部始自民部之涖昌平而諫議始得有廟貌諸大夫之作始不隨墻壁污壞而吾屬始得有宿此民部之所為也余由是識民部民部之舅薛世南告余曰民部無兄弟自民部登進士而親與違者幾年民部苦其違也迎其父來養京師及去也得豐太史原學之文贈之今吾伯母壽九十民部母之母也民部之母欲歸壽未然也今以公事下淮能假道歸吾欲吾子言以壯民部余曰夫子之事親其難致者雖堯舜之聖且然也是不能由吾以致者也彼如曰欲

女為某也曰為之如曰欲女以某為我也曰為之如曰欲女出乎古今人物之表使人謂我為聖賢之親也曰為之此吾力之可為能由吾以為者也制之於天子之官職而一事為必告諸其長而達於上然後歸聽其所麾以為之決蓋繫之天者是可曰吾猶可為也太安人之情惓惓於母民部蓋有竭其思慮而莫能者苟既能之可又曰吾力有爾者也由昌平之績觀之民部之所以為親固宜有感應如今日矣又安可以今日之所能不可不勉於民部也

送李汝周序

無錫李汝周為南京中兵馬指揮行人葛君曰李汝周無錫故家能純篤不矯飾問學為五七言詩然不利於有司歲貢國子春秋試必輒居優等籍然鳴於南雍南雍之士欲資其益者曰毋舍汝周也汝周猶日就砥礪求科目則又屢失始幡然曰吾非不精業也由吾之指者今第者已若干也吾豈自拙也是有命也遂就吏部得是官焉吾壯汝周豪傑之士能唯於命不以窮達相負顧子與其志焉夫士之有所負者一有不獲所望也即奮然憾怒亡所不至也況汝周豪傑之士乎昔有有力人者自言可以舉千鈞求

庸於市曰吾力千鈞有庸吾者必十倍常庸也終日無來庸者有負鹽者歸而憊也呼與為負之其人艴然怒以為非所任也夫力人不肯小就以屈其力雖不可訓者其志則有可取也汝周之才之美如此宜於是官有弗有已由由然予之其為高豈力人同年語也吾聞志大者名不及其小而過憊者事為恒難也兵為之官巡邏是責宗廟社稷與京師之民無有小大皆汝周處而後得者固不可不慎也汝周之才蓋即此以驗者否則平日之忘荒人固有弗庸汝周矣葛君曰唯唯吾請告汝周使力行之

賀大方伯孫公序

予方東遊太華見關民接肩鼓掌奔走欣喜若不自勝曰吾民有福得仁人長者承流宣化於上而吾民殆由是受安靜生長之慶矣蓋是時上以右布政孫公轉左布政使按察使唐公轉右布政使而副使翟公轉按察使云三君子者皆久在關中施澤於民多故民之愛戴如此於乎可由是以稽其政矣孫公者任丘人昔與予同事孝宗皇帝於吾友李侍郎宗易家蓋數會晤聽其言論跡其行事固漢所謂長者者也曰他日出為方岳

必使人陰受其福入為輔翼必使吾
君吾民不媿於古之先王先民乃今又安知吾關中
之人先己與被其澤如是長也翼日參政孟公望之
羅公佐夫以書洎幣來請予言以賀公曰孫公寅亮
方直有古方岳敦穆又謚之美予與藩省諸公處公
有年而公畫一之心始終之敬盖未嘗以久暫而易
誠近所希覩也夫交深者義隆愛長者分洽微吾子之
言以表見之非吾與諸公之所以知公者也予惟
國家罷行中書省置承宣布政使司建左右布政使
以掌使司之政令副之以參政益之以參議有所刑

責裨理問代其事曰不可勞以瑣細也其若此者所
以尊其位重其任使上德以宣下情以遂而已承平
既久海內富庶聲教洋溢顧常張之弦或弛常逸之
俗或濫加以北虜桀傲邊墉未熙百姓轉輸道路相
錯當塗君子盖無不以力殫財匱為憂也然泥於其
故或膠滯而罔通更乎其常又紛囂而鮮實惟有長
者之度者居而莅之廢乎上不失用下不底瘼故漢
治稱亞於三王誠以有此也公雅量足以囿物雄才
足以濟艱復以安靜無惑之德主之於中故關民之
欣喜奔走非虛夸干諛也因復寄聲於公曰公尚保

又厥願俾民永利其利行當起公
廟堂之上所以加諸天下之遠且大者惟在推所已
行於關民而已公其念哉

送李先生序

弘治辛酉夏
孝宗皇帝以上蔡李先生提督陝西學政先生至陝
西踰年士大夫諸生皆觀感向慕樂於自修又二年
甲子李先生以憂去陝西陝西諸生如失慈母扼腕
嗟吁至今無已也今年丁卯先生復除見
皇上復命提督山東學校先生將行往山東關中諸
生舉於鄉者時咸在太學曰先生之道復明於山東
之人也雖吾關中無能得先生而先生之道由是漸
大及天下矣咸喜以慰焉曰先生作育之恩吾不能
忘已茲先生行吾不有以贈先生如吾所以愛戴先
生何哉屬其關中之人海曰願夫子以明也夫提學
之官凡所在皆宗師之也天下之以是官往者由建
國以來無下數百人也由吾關中以來亦無下十數
人也所以拳拳於諸生之間者豈皆無自盡哉其所
以為諸生仰慕而樂道者纔數人爾也然亦有使其
父兄子弟怨懟忿恨至老且死亡肯忘者何也其所

以施之者非所以善之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也先生在關中凡事之所損益見前有所行者悉以用也見有所更張及刻削近名聲者曰是所以病厲吾道也夫事不以所為者為之徒以取聲利焉則士必爭以聲利向我故士風偷也先生惟如是故士心皆朴實向道理不區區近名焉夫士皆朴實向道理不區區近名則所以用天下者何患弗達也自近名者之用由吾所見用者其敗者萬萬也可勿戒耶子思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此不欲近聲名篤實矣夫篤實者未有不光且大也先生之為諸山東幸見所以為關中矣敢因先生之行論之

送劉兗州序

予幼時嘗望見官府騶從之盛便自嘆惜以為丈夫生世有若此亦可無恨矣又數年因讀書稍稍知事見某官居某氣焰甚盛已不俟其見而嘆曰嗟乎是誠可謂得志矣走入其治老弱相欺負貧苦憂息之民飢餓匍匐刑者半市盜賊姦宄所在而是則又甚訝而怪焉曰嗟乎是何用於彼也

天子以斯民之故厚其廩餼衆其使令求安於官職士以無官職也必自私奮而得之又如此是何用彼

也夫官職本以行令而致之民者騶從之盛豈為彼惡哉令不下於民而福澤之者不至日惟恟恟然使數人導呵而立其無用之威至其愁苦呻吟則又托以勢不可便夫勢不可便者不得其職而旁目其事者也今自我出其可其不可我以制彼以應可以歸之勢哉夫千金之子一綫之蓄也且可以左右一鄉之人況官職者哉今劉君以監察御史出知兗州若固非所以為此矣然嘗聞之焉天下之事號難以揉別者必曰求之御史也太守之庭雖紛然而集也能如御史之院之冗耶然御史可以自制太守所至皆人以制皆人以制則固將有不逮者矣今山東之民新以水潦所累不得自聊公私土木之役歲相繼續流離之苦號震天地騶從章服正

國家為民求賢休養生息者民惟患守之弗肯御爾君其慎哉昔范公為司諫歐陽子奉以諫言故范公赫然名世余不敢望歐公之為人然君為鄉人先進之士予又安敢不以范公之所為者望先進哉

送劉岳州序

湖南之地號為奇拔多佳山水者莫如岳自歲貢方物以上至賓使官府吏局往來其至煩且冗亦莫如

岳岳之民阻於山谷湖澤之屬不得致力於農而又以此二者役役於官故盡湖南之民莫敝於岳焉岳守非有安靜無惑之德民益無所賴以就病故朝廷獨擇守岳者戶部員外郎劉堯章學富而才裕行高而守恒劉尚書東山語吏部曰守岳曷求之劉君吾岳得劉君民將無弊吏部以上聞遂除君知岳州府朝之縉紳大夫皆重君之行餞之都城之西屬予曰劉君行宜子有以贈之余舊省叔父居藁城一月聞君之賢必曰若君當大顯於世世必蒙大澤今去所意纔四年而君有是命矣豈非孟子所謂得志澤加於民民不失望者哉然京官不正五品不得以任進守君纔員外幾年而遽如此此蓋何為也彼以正品在除格者且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吾今而後見岳民之能生矣

對山集卷之二十九

1394F
14ung47